



# 鬼 的 足 音

道尾秀介 著

林嘉树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にのあしおと  
惠的足音

〔目〕 道尾秀介 著 林嘉树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的足音/[日]道尾秀介著;林嘉树译.  
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3.8  
(道尾秀介作品)  
ISBN 978-7-5442-6614-7

I. ①鬼… II. ①道…②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  
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589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3-043

ONI NO ASHIOTO

by Shusuke Michio

©Shusuke Michio 2009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KADOKAWA SHOTEN Co.,Ltd.,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.,Ltd.,Tokyo  
through DAIKOUSHA INC., Kawago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鬼的足音

[日]道尾秀介 著

林嘉树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  
特邀编辑 华 艳  
装帧设计 朱柳柳  
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6.25  
字 数 114千  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614-7  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目 录

- ◆ 金钟儿虫 / 1
- ◆ 怪兽之家 / 31
- ◆ 醉 狐 / 71
- ◆ 盒装文字 / 99
- ◆ 冬日的鬼 / 129
- ◆ 恶意表情 / 147

## 金钟儿虫



“说是我把他推下去的，简直就是无稽之谈，而且我也从来不曾记得拉扯过他的腿。S 是自己掉下去的。他当时坐在那个栏杆的上面。就在我的视线离开他的那个空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便没了踪影。”

“然后，当你发现 S 先生不见了的时候，你便急忙到下面去寻找他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当时的情形正如我刚才一直在解释的那样。如果从上面往底下看的话，正好会被树枝遮挡住，下面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得真切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十一年了，但是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原来如此，刑警嘀咕道。随后，他挺了挺上半身，一直看着我。他穿着件泛黄的白衬衫，双臂交抱在胸前，犹如三个稻草袋子挤到了一块儿似的鼻子喘着粗气。

“然后，你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？”

看来“然后”这个词，应该是这个姓袋谷的刑警的口头禅了。

“已经死了。”

“然后，你把他给埋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嗯，不过的确是你特地叫 S 过去的。把他叫到那种地方，你便可以趁机将他推下山崖了，是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当时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他说说话而已。我并没有叫他做什么，只不过是简单的邀请罢了。况且他当时也很爽快就答应我了。那个时候，关于未来，我们都会有一些烦心的东西，所以说像这样的邀请也就不算什么稀罕事了。”

我一直坚信一件事情，即岁月正在为我抹去所有的杀人证据。就连砸烂了 S 脑袋的那块岩石，也已经被我扔到远离 S 葬身之所的某个地方了。事到如今，要想找到它几乎已不可能。只要上面的血迹一被冲刷掉，那东西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块岩石而已，跟无数块散落在地面上的岩石没什么两样。知道我所犯罪行的，只有那个时候的金钟儿虫。只有那些在东倒西歪的树木的阴凉下面，鸣吟着苍凉和寂寞的金钟儿虫。

闭上双眼，十一年前那日暮苍山远的山谷就伴着老胶片的色调在眼前舒展开来。



那片地方是政府指定的自然公园，而且离我们当时就读的大学相当近。在写有“瞭望广场”的木质指示牌正下面，我低头俯视 S。在幽暗的山谷底下，他就像一只被肆意践踏过的虫子，软弱无力地蠕动着。

“手机……能打通吗？”

S 已经无法动弹，发出的声音也时断时续。

“帮我打个电话……求你了，我一定不会说的……你做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对别人说的。到时候我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。救护车应该可以，一直开到上面的那条路上……要是救护车来不了，找紧急救援队。”

S 的话在他的头盖骨被砸碎的声音中画上了最后的句号。一次。两次。那块石头怎么说也有二十来斤重吧。就是那块石头，曾经两度将 S 的头颅砸得开了花。

我把 S 的尸体埋在坑底。想要挖土，根本没有必要使用铁锹什么的工具。因为厚厚的腐叶土只须用双手便可挖得很深。

就在我为 S 的尸体盖完最后一抔泥土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了金钟儿虫的鸣叫声。

不知这鸣吟从何而来。我就那样举着满是泥土的双手，开始搜寻金钟儿虫的身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最先想到的，并不是确认自己的犯罪行为有没有被人发现，而是四处扫视要找到金钟儿虫的所在。究竟在哪里？这声音究竟是从何处

而来？我弯下腰，在东倒西歪的倒树背阴角落里开始了搜索。终于在一个地方找着了。有一只金钟儿虫，正在一边用力摩擦乌黑透亮、犹如黑色贝壳一般的翅膀，一边鸣叫着。长长的触角上下左右摇晃着，探寻空气的痕迹，像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小眼珠紧紧地盯着我，一刻不停地叫着。地面散发出强烈的土腥味，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久久凝望着这只金钟儿虫。

“哎，我再问你一次。”

我睁开了双眼。

袋谷警官将双肘撑在桌面上，倾身向前。

“你为什么要~~把~~S的尸体埋掉？在那种情形之下，虽然有可能他已经死了，但是按照常理，要么叫救护车，要么叫警察。就算不这么做，也应该叫人过来才对。你为什么会挖坑填土呢？”

“这么跟你说吧，因为我是挖墙脚的。”我直勾勾地看着他，说道，“早在那之前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了杏子。”

杏子如今已是我的妻子，不过当时她正在与S交往。

“我喜欢杏子，喜欢得无力自拔，心里一直想着要把S弄成个下落不明。一旦她得知S已经死了，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，弄不好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掉S了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将S给埋了，为的就是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尸体。

我想制造出一种事实，让人觉得 S 抛弃了杏子，不负责任地逃走了。”

“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与死亡相比，下落不明可能会让杏子更加割舍不下吗？”

“没有想过。因为我知道，那个时候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了。死亡与下落不明，究竟哪一个更助我早日将 S 从杏子的心头抹去，当时我已经有了判断，并且很有信心。当然了，即便是事到如今，我也依然有这份自信。”

“哼……”

袋谷警官用手指挠了挠脸颊，神情已经放松了许多。午后的阳光透过背后的格子窗照射进来，使得本来就坑坑洼洼的那张脸显得更加凹凸不平。

“就因为这样，你就把 S 的尸体给埋了？”

“埋了。”

“就是说，到最后，你真的得偿所愿了？”

“我觉得愿望达成了，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也还是这么觉得。就是说，我成功实施了一次完美犯罪。”

完美犯罪，袋谷警官鹦鹉学舌地重复道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的目光笔直地落在了我身上，紧接着就又回到虚无缥缈的半空中。

“莫非你就是……叫什么来着？我猜你一定很喜欢看推理小说之类的东西吧？”

我不紧不慢地摇了摇头。

“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夸张。不过，警官先生，我所做的全部事情，只是将 S 的尸体隐藏起来而已。只要没有人发现他的尸体，那便可以称之为完美犯罪。不，即便就是我将 S 推下山崖令其丧命，只要尸体不出现，同样可以称之为完美犯罪。警官先生，我一直在想，其实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充满了完美犯罪的世界。只要做过的事情没有被别人察觉，这些都是完美犯罪。就算是你，也曾经有过不少完美犯罪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人这东西，只要活在这世上，就都是罪犯。完美犯罪的罪犯。”

一时间寂静笼罩了狭小的房间。

袋谷刑警刚才还半张着的嘴，“唉”地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，然后，他轻轻地笑了。

我在那刑警的肩膀上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。是金钟儿虫。小小的，小小的金钟儿虫在刑警皱巴巴的白衬衫上爬动，摇晃着两根触角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## 2

我和杏子，还有 S，曾经是大学时代的朋友。

第一次见到杏子，我便喜欢上了她。此后的每一次会面、

每一次交谈，都只会增加我对她的爱恋。每次见到她，所有的情欲都会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唯独剩下那刀砍斧剁般的痛彻心扉。在学校上完课之后，回到用父母给的零花钱租下来的那个廉价公寓房间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思念起她来，思念她那纯真无邪的笑容，以及那一笑就会露出来的小虎牙，思念她那轻盈飘逸的栗色齐肩秀发，思念她一边用手遮挡阳光一边打招呼时，那美得令人窒息的面容，思念她那在课堂上做笔记时晶莹如玉的脖颈。校园里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就在你担心她是否会皱起眉头、面露不悦的时候，等待你的却依然是那可爱的笑容。

但我终究没能向她表白。因为无论从外表还是内涵，我都没有自信。因为我害怕一旦向她表白，我们甚至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了。因为我不希望她对我的言行举止每每产生那种联想从而疏远我、警惕我。

大学二年级上到中途，一场罕见的大雪在新年前从天而降。就在这一天，在车站大楼的咖啡馆里，我从S那里得到了一条消息。S用他那如同干瘪了的柠檬一般空洞无物的眼睛盯着我，没有任何铺垫，直奔主题。

“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和杏子交往。”

他说这番话时，似乎只有嘴唇在动。

按照S的说法，就在此前大概一周，杏子向他表明了心迹。

我抓着咖啡杯的把手，就那么停留在半空中。心中的感情犹如刺骨的冰水一般，一点一滴，不停地滴落。我感觉内心早已经湿透了。我承受着这一切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哦。”

然后，我假装开玩笑地笑着说：

“不过，真是意外啊。我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。”

回到公寓，我望着天花板，心里想的依旧还是杏子。

S就住在我隔壁。正是由于这种邻里关系的机缘，身处不同学院的我们才成了至交好友。当时我和杏子在理学院，S则是文学院哲学系的学生。

自从他们两人开始交往之后，我便开始不时地隔着那薄薄的墙壁，听到杏子的声音。说话的声音。另一种声音。那种声音，有时候听起来似乎与平时略有不同。咯吱咯吱，咯吱咯吱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地板之上摇晃的响动，混杂着人声传到墙的这边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便犹如抱着一枚苍白的定时炸弹一般，极其小心地趴在地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墙壁。

我极力凑近墙壁，鼻尖距离脏兮兮的壁纸只有几厘米。我屏住呼吸，两眼呆滞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墙壁。每逢此时，我便能听见自己的心被撕裂的声音，听见自己的情欲在痛苦地呻吟。然而，在体味这痛楚的同时，我也享受到了某种快感。

明明知道公寓房间的墙壁很薄，杏子却没有极力压抑声音。她这么做是有理由的。原因就在于，我对他们说了谎。自从他们两人开始交往之后，无论是 S，还是杏子，都信以为真地觉得，我每天下课后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了做兼职上。因为是我这么告诉他们的。而实际上，我只要一上完课便会迅速地从杏子身边穿行而过，走出教学楼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就这么痴痴地等待着杏子的声音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日复一日。

不知是哪一天的傍晚时分，我盘着腿坐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仍旧竖着耳朵密切关注着隔壁房间的动静。不一会儿，我听见了房门打开的声音，很轻微的声响。就在这一声响发出的同时，我打了个激灵，起身站了起来。

究竟是谁呢？

这次传到耳朵里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。难道是……我使劲往前靠，将全部精神都集中到耳朵上。女人的声音。S 的声音。谈话的内容听不大真切。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基本上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。S 将别的女人带回了房间。

断断续续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，紧接着一片安静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能够听见声音了。这次不是说话声，是女人的叫声。一开始听起来，只是到了实在难以抑制的时候才会发出一些微弱的呻吟。但是渐渐地，那声音越来越肆意放荡。

到了最后，就连发出声音本身似乎也像是在展示着什么，有一半的声音是有意识发出的。咯吱咯吱，地板上有东西在摇晃着。到了某个节点时，那声音与响动同时戛然而止。

大约过了一分钟，又传来女人的喃喃细语和 S 的低笑。

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开始怨恨起 S 来。

打这以后，经常能够从隔壁房间听到其他女人的声音。杏子，其他女人，杏子，杏子，杏子，其他女人，如此穿插轮回。每当这些时候，无论是听到谁的声音，杏子的也好，其他女人的也好，在我的心中，对 S 的怨恨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。但是，我又没法直截了当地指责 S。因为一旦我这么做，那我每天都在忙于打工挣钱的谎言便不攻自破。阴暗扭曲的想法整日萦绕着我，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悲痛低沉的日子。

知了开始放声鸣唱的时节，在大学校园的某个角落里，S 把我叫住。熙熙攘攘地朝着学校大门走去的学生中间，唯有 S 向我靠近的身影看起来那么阴暗。S 停下脚步站在我旁边，将两只手插进牛仔裤的口袋，开口说道：

“你这家伙对杏子很有意思吧？”

虽然听起来像是疑问句，实际上却是再明白不过的攻击。只不过这次的攻击伴随着露骨的自信，让人觉得发话人早已胜券在握，纵使受到回击，也不会改变最终胜利的结局。S



吊着嘴角，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态。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我这么回了一句，低下了头。我没有勇气和眼前的这人对视。我心里清楚，在视野的上方，个头比我高出很多的S在俯视着眼前这个瘦弱无力的我。咯吱，我听见了从后槽牙挤出来的一声短暂叹息。紧跟着，又发出一连串犹如摩擦锉刀一般刺耳的笑声。

“如果是这样，不知道是不是谁的声音都差不多呢？”

我一时没有弄清楚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“因为对杏子有意思，你一直在偷听她的声音吧？”

S言辞之间毫不掩饰他的轻蔑，甚至故意用阴阳怪气的腔调来强调这一点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却没有能够顺畅地吐出来。在低下头的视野里，太阳炙烤下的柏油路面闪耀着强烈的白光。我眼前只剩下S的两条腿，白光已经抹去了周围的一切。

“偶尔也会听到其他女人的声音吧。”

S的声音继续在我的头顶上聒噪。

“你是不会跟杏子说的，对不对？”

知的声音像是在为炽热的空气添油加醋，使它变得更加燥热难耐了。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S顿了顿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

“今天晚上你也可以听听看，是杏子的声音。到时候，我